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上書

再上皇帝書

再上書不出前書所言特於前書所未
及盡者更為曲鬯之耳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
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
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
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

歸安鹿門先生評

百王之寇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

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憊不識忌諱迺者上

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

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

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

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

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

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

如逃垢穢惟恐不脫蘇長公所書太刻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

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

大

借神宗一線之明處直攻之

三

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
 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
 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紵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
 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
 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
 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
 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
 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亾隨之臣

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亾之所寄

者四人而已即前書所指結人心一節於此復相發明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

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

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

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戍兵

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

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

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

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

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當時荆公有罷詩賦進士之議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亾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一鎖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
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
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
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
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
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
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
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
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

暗指荆公

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

暗指呂惠卿輩

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
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
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
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
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
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
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上皇帝書

學本經術而養生之訣無出此矣

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

大

欽定四庫全書

六

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泰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綦緼，可以靜而

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徐州上皇帝書

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臣以庸材備負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亾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銜竭則壘耻脣亾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

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畧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地形便利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

壁畫徐州險害處甚明切

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礪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

並徐州屬邑

人卒勇悍

大

卷三

九

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錘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深言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

以上並詳徐州形勢足恃以下始二為之區處

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亾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

看他區畫周密處

因形勝擇勇悍之士訓之為兵暗銷盜賊誠為名言

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
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
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
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嶮固而樓櫓敝惡又城
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
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
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
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

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
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
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
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
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
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
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
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

難敵法重則致歿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

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

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歿義者以
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
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
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
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
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
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
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
歿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

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
責以大綱濶畧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
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
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
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
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
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
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
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

釀酒之策似疎

引入深處

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
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
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
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
西五路盖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
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
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
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
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

自古記之矣

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
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
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
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
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
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
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
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
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

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土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

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闕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宋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

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
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
可也掉尾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予嘗謂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王安諫
伐閩越書為最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
此等文章與天地並傳者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
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
也夫惟聖人_{百世格言}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
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
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

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
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
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
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
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
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熟練世故之言皆由用兵至於興
事首議之人真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
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
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

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

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真謫戍役之患被於四海

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

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

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

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

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

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
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
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
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
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
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
絕如綫盖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
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
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

真諦

真諦

何等斷案

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
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

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

處先為伏案

引入當時用兵勝而開釁

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

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

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

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部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

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

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
 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
 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
 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
 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
 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
 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
 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
當時以兵敗為耻故回護而沮
 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

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盱食者累
 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
 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以真諦為蓋以真祐為勸積累之厚皇天保祐
 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
 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
 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
 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
 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
 強砥礪奪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

三層用兵次第何等節奏

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真諦必重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

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文忠公晚年齋食以此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

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蠡起
 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
 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
 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
 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
 凡舉大事必順天心一段尤有折辨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
 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
 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
 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
 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
 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
 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
 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
 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
 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老臣典刑之言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
 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
 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
 聚蘇家最善設喻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
 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
 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
 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

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安頓好如此說才解其自得決勝之心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

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

洗發

卷之三

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入時事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

引公孫康情事甚切

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眾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眾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

行文却好

大

三五

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
 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
 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
 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而
 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
 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
 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
 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

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

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

老成名言

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

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

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

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

為累須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

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

又一喻收

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

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此篇行文
處不如張方平書然引曹操之不追袁
紹所遺公孫康斬尚一節却切秉常情
事兵畧甚奇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悲切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
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
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
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
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
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

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

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賢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

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
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
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
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
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
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
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
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
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
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
激切屏營之至

予觀子瞻一生所橫被讒構處徃徃痛
心矣故所代滕甫辨謗處亦種種刺骨
嗚咽涕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劄子

議學校貢舉劄子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長公總只是欲於今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不必別變而論自明確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

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

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

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

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

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
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
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
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
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
欲廢之近世士人慕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
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
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
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

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
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
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
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
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
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
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
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
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

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

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

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

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

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生歿一毀譽輕富

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

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

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

當時張商英張無垢輩並好禪寂蘇氏兄弟亦於此著脚

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
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借進讀寶訓陳西戎失
事不以實聞忠直多矣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
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
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
歿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
閑未知歿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于今日者輒
復進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
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歿蓋養飼失時枉致

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
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
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
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
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
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
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
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
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

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
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
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
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歿李林甫楊國忠用
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南不奏一人反
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
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
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
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

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歿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言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深憂遠識之言

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攬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倍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

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為利度其本心終必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為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

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處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克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泊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

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

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

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榷場之法亦可兼廢。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吏能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關朝廷之大者可謂經國手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

困折亦幾於亾。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

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璫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璫。歿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

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種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曲盡彼情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

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

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

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

又曲盡吾處分

的確

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

夫為國名曰口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

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夫古之所謂道也者... 未始不以道為先... 則國長祚... 則國長祚... 則國長祚...

夫古之所謂道也者... 未始不以道為先... 則國長祚... 則國長祚... 則國長祚...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此乃蘇忠公搏虎手處惜乎世不能用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
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
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用
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
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
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
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歿莫有服者今雖朝

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
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
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
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
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
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
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錮結
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
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王城曰此要害地

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
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羗知中國有進
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
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
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朞年
諸羗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
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
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
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歟然

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賢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眾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温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

弱其勢必危若見弁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

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此亦以夷攻夷之術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

若從則稍富賚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眾必從以鬼章之眾與温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羗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

大

蘇文卷四

十八

此策誠為執太阿之柄者

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
 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
 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
 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
 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
 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
 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
此一着亦勢所必至長公特計利往稷否耳
 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
 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羗○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

主意指揮之大在此

所○在○為○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
 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與前一劄併看

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眾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

大

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
脇○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
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
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
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
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
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
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

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

心○壞○其○羽○翼○今○聞○温○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

此一策未見百全要領

能○動○而○心○侔○斂○檀○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

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温○溪○心○

斂○檀○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

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

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

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

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

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歿取進止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五

劄子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議合經制

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

大

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燕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

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

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得肅朝廷之體與東方朔所劾奏董偃
同

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
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
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
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
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
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

以廸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
為能而贊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以
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吝用財
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
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
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
下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

借贊之所苦口於德宗者感動主上

之同時昔馮唐本色印証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

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
師則莫若近取之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
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
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
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
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公之吏才通達如此

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賤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賤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

大

蘇文卷五

六

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飢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歿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亾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

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踈而隔一

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
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

按此則今之戶部分司徃徃將載糧食
船隻一槩納料甚且京漕白糧船亦行
例納合行停革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辨哲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
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
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
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
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
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
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

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
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
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
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
圓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
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
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
蘇氏兄弟每每引古証今明簡如此
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

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
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
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
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
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
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

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亾學者各以意推類

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

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圓丘方澤之說却出於周禮何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

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

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

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

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

大

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

如南郊全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

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

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大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以下預發六議畫一而剖若吏之窮獄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

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玃豸盖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惟

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
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
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
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
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
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
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
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

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
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
䟽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事
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
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
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
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
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
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

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

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遷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

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遷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
 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
 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
 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
 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
 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
 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
 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
 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
又借漢事危主上博物洽問之說

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
 甚明可為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
 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
 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
 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
 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
 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
 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賢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蘇氏諸劄中此劄爲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廟議相伯仲

乞郡劄子

覽此而不爲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歎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歿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亾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歿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

第一節遺橫口

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第二節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第三節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綦意欲於本鎮行

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
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
臣薦召試館職臣嘗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
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
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
附會隱庇臣第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
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
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
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讟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

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
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
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
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
去必到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
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
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
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官之
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

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

引蓋寬饒劉洎証自家却好

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

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

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

以下又批前所遭說一翻更痛快悲咽

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

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

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

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

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為誹謗先帝

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

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

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臣欲依違苟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

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歿即廢伏

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

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

止

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當時諫官以長公策問爲譏訕神廟故
長公直本自家所與執政辯議神廟法
之所不當盡變者一一明哲一一感動
而王荆公本與蘇氏不相爲謀者於此
亦可以見其以公心議公事初非執已
見以抗衆論者也哲宗於此亦可以釋
然矣

大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

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
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
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
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
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
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
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
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
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

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
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
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
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
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
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
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
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
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

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靡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仝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

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勇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

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
 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
 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
 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
 寬理財之政漸踈備邊之計漸馳則意外之患有
 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
 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
 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
 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

長公於此已直認發策本來面目

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
 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
 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
 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
 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
 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
 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
 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
 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

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名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

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

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塲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

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
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覆次於西府及政事堂
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
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
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
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
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
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
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

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除去
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
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
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
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
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
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
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

蘇文忠公集卷之五
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諫戮死且不朽臣
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五

